

踏遍青山



瑞通馬山



踏 遍 青 山

(报 告 文 学 集)

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编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踏 遍 青 山

(报告文学集)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2年3月第1版 1972年7月第2次印刷

书号 10111·25 每册 0.57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报告文学集汇编了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和战士创作的十五篇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用朴实有力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情节，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丰富多采的、沸腾的战斗生活，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人物形象，富有时代气息和革命激情，感染力较强。其中有些作品还以精细的笔触，描绘了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亚热带风光和橡胶园特有的景物，构成一幅幅风格雄伟奇崛而又瑰丽清新的图画，色彩鲜亮，照人眼目。

插图：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美术组

目 录

踏遍青山·····	曦虹 柳歌(1)
胶园老兵·····	武思雯(27)
“三十六洞”·····	伊始(41)
独臂英雄王铁柱·····	丰琮(61)
一代向阳苗·····	刘旭琮(78)
战台风·····	于阳 方道(95)
英雄树花开红似火·····	陵洪(110)
金色的道路·····	凌柏翎(129)
养猪姑娘·····	齐世煊(147)
“红管家”·····	吴徐海(162)
团结坝·····	齐世煊(173)
铁牛欢叫迎新春·····	邢晓湖(187)
伏“虎”记·····	剑斌(198)
红湖激起千重浪·····	何纯(215)
战斗在万泉河上·····	于阳(234)

踏 遍 青 山

曦 虹 椰 歌

南下的列车，披着北国的风雪，伴着欢乐的歌声，越过千里冰封的华北平原，掠过富饶的湖广粮仓，又飞快地向着春意盎然的南粤大地奔驰。

车厢里，刚从祖国的心脏——北京，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的一批部队老同志，正带着幸福激动的心情，带着充沛的精力，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当年南泥湾的劳动英雄、广州部队某团政委瞿云凯，也在这幸福的人群中。他倚窗而坐，凝望着车窗外闪过的田野、河流、城镇和起伏的冈峦，一颗心早已飞向那郁郁葱葱的千里南疆，飞向那令人神往的海南宝岛。

原来，就在毛主席亲切接见的第二天下午，部队一位老首长找瞿云凯谈话，告诉他：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要屯垦戍边，建设海南，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同时还告诉他：组织上决定调他到兵团去工作，问他有什么意见。瞿云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意见！党的需要就

是我的需要，党指到哪里，我的战斗岗位就在哪里！”这位老首长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瞿云凯同志，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上级党委要求我们到兵团工作的每个同志，要保持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一想到波涛汹涌的南海前哨，瞿云凯不禁心潮翻滚，悠然神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他们部队从南泥湾出发，南征北战，转战到长白山下，又从长白山进关南下，渡江过海，直到五指山下扎营。在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时，他是一个连的指导员，那些激烈的战斗场面啊，永远激荡着他的心。他曾为那些牺牲的战友掉过热泪，也曾为战斗的胜利引吭高歌。海南岛啊！那是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土地，那是自己战斗过的土地啊！今天，自己又将要回到那块土地上，去进行一场新的战斗！想到这里，他不禁热血沸腾，眼眶里滚出了几颗兴奋的泪珠，心里说：敬爱的毛主席呀！我一定牢记您的教导，遵照您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场新的战斗中，为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作出贡献！

—

四季常青的海南岛，张开那翡翠般的臂膀，举起一树树火红的木棉花，象欢迎久别重逢的战友似的，迎接着一批批

响应毛主席号召，前来屯垦戍边的人们。

一踏上这熟悉的土地，瞿云凯便被岛上这如诗似画般的南国风光和热火朝天的战斗景象吸引住了：田野里，春水扬波，繁花争艳；蓝天下，群峰滴翠，林木葱茏；海边、道旁，亚热带特有的椰子树高耸入云，就象一排排威武的哨兵，警惕地守卫着祖国海防前线。码头上，公路上，车轮滚滚，喇叭欢叫，兵团的汽车从深山里运出胶片和其他产品，又拉回去一车车的材料、机件。一批批从内地来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乘着车船，奔向兵团各个战斗岗位。这一切都使瞿云凯感到亲切、振奋，他连一分钟也坐不住了，一到招待所，就迫不及待地向兵团首长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请组织上派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党，把这个老战士派到五指山区的一个团，担任政治委员。

团里的干部战士，热忱地迎来了这位身背背包，精神抖擞，平易近人的政委，又是高兴，又是惊奇。当人们发现他两鬓斑白，右腿在战争年月里还负过重伤，走路不大顺当，除了敬佩之外，又有些替他担心。这天晚上，炊事员给他端来了另做的饭菜，通讯员在他床上垫上了厚厚的被褥。同志们对他的“特殊”照顾，引起了瞿云凯的深思。他暗暗地提醒自己：“瞿云凯啊，党派你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找个度晚年的安乐窝，而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革命啊！”于是，他把饭菜原封不动地送回了伙房，把棉被叠得好好地退还招待所。他亲切地对通讯员说：“我们是来战斗的，不

是来享福的，和大伙吃一样的饭菜，睡一样的床铺就挺好嘛！”

第二天，瞿云凯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听了几位原农场领导干部和几位老工人的介绍，脑子里对这里的情况初步有了一个轮廓。虽然这个农场已正式编入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可是情况仍然相当复杂，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很尖锐，生产方面和工人生活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应该从哪里着手解决呢？

深夜，月亮已经下山了，瞿云凯还独自坐在灯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当他又一次读到毛主席的教导：“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顿时，心里豁然敞亮了，那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他想：要迅速改变农场的面貌，就必须按照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教导，切实下一番功夫，认真向老工人学习，向原农场的革命干部，向周围广大群众学习；就必须对所有的连队作一番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只有真正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才能取得发言权和工作的主动权，才能根据实际情况下定决心，作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瞿云凯把这个想法在团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来，征求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经过一番讨论，决定由瞿云凯和赵团长、宋副政委各带一个调查小组，对全团原有连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了解。会议一结束，瞿云凯背起背包，扛上砍刀，便带着跟他一起从野战部队来的年青的干事郭康，和团里临时分工

抓生产的原农场干部张立新，一道出发了。团部管理员听说政委要下连队，要派车送他，瞿云凯笑着说：“坐车是比走路快些，可是汽车一晃就过去了，看不清什么，迈开双腿一走，就可以发现许多坐在车上看不到的问题。”说着，就坚持徒步走了。

瞿云凯这个组分工负责调查五指山区西部的几个连队。这一带地形复杂，山高林密，连队都比较分散。他们根据农场原有的一些资料，一个一个连队，一片一片林段，进行着调查和实地勘察。这一天，来到了红云崖附近，天忽然一变脸，就下起了滂沱大雨，淋得大家浑身湿透。瞿云凯被山雨一淋，又加上走了大半天路，右腿就渐渐不听使唤了，胃部也隐隐作痛。郭康看见政委走路一拐一拐地，又不时大口大口地吐着酸水，准是他那腿痛和胃病又发作了，便连忙上前扶住他说：“政委，你……”瞿云凯坚持着往前走，顺手推开郭康说：“没什么，走吧，咱们到红云崖上看看这一带地形去！”郭康知道老首长的脾气，便固执地要求说：“那你先吃几片药，歇一会儿再上去！”瞿云凯见犟不过他，便答应说：“好，吃两片药，先休息一会儿。”三个人便在一块突出的大岩石下坐了下来。张立新望着瞿云凯额上密密麻麻的汗珠和着雨水，顺着斑白的鬓角往下直滴，那张原来是黑里透红的脸庞也变得苍白了，才知道政委是带病下来进行调查的。他十分感动地说：“政委呀，原来你有病，这工作让我们这些年青力壮的跑跑就行啦！”瞿云凯笑了一笑说：“哎，那怎么成呢！一个指挥员不了解情况怎么打仗？我这病没啥，多跑跑山路，多

吸点山区的新鲜空气就会好的。”郭康从水壶里倒出一杯水，递给瞿云凯，然后半埋怨半称赞地对张立新说：“咱们政委呀，就是爱叫自己吃苦受累呗！”瞿云凯听他这么一说，慢慢地收敛了笑容，语气深沉地说：“这算什么吃苦受累啊！想想焦裕禄同志，患着严重的肝癌，还忘我地拚命工作，为了彻底改变兰考面貌，他查风沙，探水路，走遍了整个兰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焦裕禄同志相比，我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要说受苦受累，在旧社会那才真是……”瞿云凯停了停，竟说不下去了。

原来，在万恶的旧社会，瞿云凯刚满周岁，饥寒贫病就夺走了他那苦命的娘，老爹领着还未成年的哥哥，给地主当长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没多久，也累死了！瞿云凯从七岁起就到处流浪讨饭，后来给地主放猪，成天挨打受骂，稍有点儿“差错”，地主就不给饭吃，就那样，得下了胃粘膜萎缩的病。正当他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家乡来了共产党，他才跳出苦海，参加了八路军。……一想起这些，瞿云凯就觉得自己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第二次生命，有毛主席、共产党才有自己的一切，而自己对党贡献太少了，他总是要求自己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为党工作。想到这儿，他毅然站起身来，望了望红云崖说：“好啦，雨小多啦，继续前进吧！”郭康和张立新望着挺立在风雨中的老政委，他虽然双鬓灰白，那饱经风霜的脸庞也显得有些消瘦，可是，他那坚定、深邃的目光，却闪耀着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和革命青春的光芒！他们从老政委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一个南泥湾老战士的高大形象；也看到了橡胶事业即将蓬勃发展的美好前景！

雨过天晴，彩虹高挂，山光水色，格外清新。瞿云凯登上红云崖，极目远眺，胸怀无比宽阔。远处几个山头，在雨后斜阳映照下，一闪一闪地熠熠发光，瞿云凯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也似乎变成橙黄色的了。张立新说：“那里就是有名的百宝山！”瞿云凯感慨地说：“这山区就是好呀，真是处处有宝，大有潜力可挖呀！”他们站在山顶上看了一阵，便顺着山坡往下走。只见一边是成片的胶林，充满生机；另一边却是大块的荒原，布满荆棘；路旁还有几道由于年久失修，被野草杂树淹没的环山行，上面残留着一棵棵被砍掉了的橡胶树桩。同是一片山地，怎么会有三种不同的景象？看着这情景，瞿云凯有些疑惑不解地问身旁的张立新：“老张，这是怎么回事儿？”一提起这个，张立新便气愤愤地说：“这都是刘少奇一伙在橡胶事业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呀！这些混蛋们胡说什么‘种胶成本高，不如买胶好’，疯狂破坏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方针，竭力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要我们跟着洋人屁股转。他们大搞‘三自一包’、‘利润挂帅’，不但百般阻挠开荒种胶，而且还把许多已经种上胶苗的林段大片大片的丢荒、毁掉！他们搞了一套‘管、卡、压、扣、罚’的手段，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一些热爱橡胶事业，敢提意见的复员军人、老工人，用种种借口排斥、遣散、逼走……咳！要不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我们的橡胶事业就不会象现在这个样子啦！”张立

新气冲冲地说着，突然停了下来，看了看政委，轻声地说：“政委，我们那个场长，哼，我看，够呛！听说你们要来，他就‘病’了，昨天你召开座谈会，就他一个人没来！”

“啊！——”瞿云凯倒抽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说着，他眯起眼睛想了想，又问道：“你说的是余——”

“余复初！”张立新一口接过去说。

“唔，”瞿云凯点点头说：“听说这位老同志小时候也是个穷苦人啊！”

“是呵，可他忘本啦！”张立新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前，他跟着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跑得很远啦！”

瞿云凯望着这位从复员老兵里提拔起来的干部，想起他也曾受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折磨，便语重心长地说：“张立新同志，我还不大了解情况，不过，咱们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啊！过去，农场的老同志们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至于他们做过一些错事，这笔账要记在刘少奇身上！今天，我们应该按照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啊！”停了停，他摇摇头说：“他称‘病’不来参加会议，说明他有顾虑，有怨气，可是也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到家啊！”

“怎么？难道还要你去‘三请诸葛’吗？”张立新显然没把政委的话完全听进去。

瞿云凯瞅着他笑了笑说：“你们年青人就是火气重！”他转身望望连绵起伏的冈峦，接着又说：“是呵，为了党的事业，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就应当‘三请诸葛’啊！”

说话间，从附近连队传来了一阵收工的钟声，晚霞染红了远近的青山，半边天都是火红火红的。瞿云凯回头问张立新：“这儿离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十五连不远了吧？”张立新说：“两里多路！”于是，三个人加快脚步，向着十五连的方向走去。

二

星转月移，夜阑人静。已经是后半夜时分，十五连的茅屋里还射出几缕金黄色的灯光，瞿云凯正在和连里的几个干部促膝谈心。

这几天来，十五连的工人们就象家里来了多年不见的亲人那样的高兴、热闹。大家看见瞿政委那样平易近人，无论男女老少，一有空就围着他问长问短，一个个乐得眉开眼笑的。特别是连里那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一碰在一堆就笑呵呵地议论开了。这个说：“我活这么大岁数，还很少见过那么实实在在的人罗！”那个说：“他呀，就象是我们连里的人一样，什么情况都知道，每句话都说到你心坎里呀！”七十来岁的成昌阿公听着大家议论，笑的满脸皱纹象开了花，他说：“是呵，这都是我们的毛主席英明伟大呀！老瞿他们就是毛主席带出来的好干部啊！有了这样的带头人，我们就放心罗！”

这些天来，瞿云凯的心情也经常激动不已。广大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发展祖国橡胶事业

的雄心壮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多次向郭康和张立新说：“群众的热情很高，潜力很大，关键问题就看我们干部了。”……此刻，他又和连里的几位干部畅谈起来了。连长说：“政委，明天你走了，以后要多来呀！”瞿云凯笑笑说：“那还用说，连队就是我的家嘛，以后少不了找你们的麻烦的。”指导员说：“政委呀，你来这几天给我们帮助很大，你看，还有些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指示指示吧！”瞿云凯一听，先说了一句：“别总是‘指示指示’的，我们一起研究问题嘛，哪来那么多的‘指示’呢！”说完，他想了想，接着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已经研究过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你们党支部要认真按照毛主席关于团结的教导，搞好团结，只要大家能够拧成一股劲儿，事情就好办了。……”正说着，远处传来一声声鸡啼，瞿云凯一看表：“哎，都快下一点了，大家都休息去吧！”

.....

一个多星期以后，瞿云凯把郭康留在十五连继续搞调查研究，带着张立新回团里开了两天会，和临时党委的同志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又准备回到十五连。

晚上，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后，照例要阅读当天来的报纸。当他翻开《人民日报》，一眼看见头版上的毛主席语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心里蓦地想起一件事来。他站了起来，双眉紧锁，来回在屋子里踱了好一阵，才自言自语地说：“走！再去看去！”说着，拉上门，又向余复初家里走去。

瞿云凯这是第三次找余复初谈话了。第一次是刚到农场

的时候，第二次是前天从十五连回来的傍晚。这两次谈话都没解开疙瘩，余复初总是顾虑重重，沉默寡言。他决定再找余复初谈一谈。当他走到余复初的门前，看见房里还亮着灯光，就敲了敲门，叫道：“老余在家吗？”余复初听到是瞿云凯的声音，连忙把门打开，让他进屋去，搬了个凳子过来说：“你请坐！”瞿云凯看了看余复初，亲切地问道：“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呀？”余复初轻声地叹了口气说：“睡不着啊！”瞿云凯坐了下来，说：“睡不着？总睡不着也不好咧！”余复初又叹了口气，屋子里一下就静下来了，只听到桌上的闹钟滴嗒滴嗒有气无力地响着，瞿云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时针正指在“3”字上！他奇怪了，一看手表，还不到十点钟，便走上前去拿起闹钟看了看，笑着问：“你这钟是怎么搞的？”

“没上弦呗！”余复初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啊！没上弦！”瞿云凯认真地说：“这个，每天都应该上一上，老不上弦，就会停摆不走了！”说着，他仔细瞧了瞧：“哎，还是北京造的呢！它应该走得跟北京时间一样准确呀！”

“老啦，生锈了！”

“啊？”瞿云凯随手拧了一下发条柄，笑着说：“这不算老嘛，不过，是有点锈了，该擦擦油了！”

也许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余复初一听这话，就站起来瓮声瓮气地说：“瞿云凯同志，我是个粗人，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瞿云凯毫不介意，只是笑了笑说：“你那么大声干啥？咱们都是老同志嘛，随便谈谈还不行？”余复初只好按捺住性子坐了下来，屋子里又沉默下来了。